

浮生六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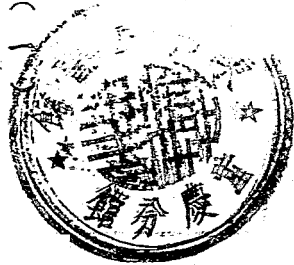


A
MG
2242.1
35

浮生六記

錄目

- 卷一：閨房記樂（一）
- 卷二：閑情記趣（一五）
- 卷三：坎坷記愁（二三）
- 卷四：浪遊記快（三七）
- 卷五：中山記歷（原闕）
- 卷六：養能記道（原闕）



3 1774 9508 6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學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洲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謂至矣。泉坡云：「寧如春夢了無痕，」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開雕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婚於首卷；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。八齡而大；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；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麓中得琵琶行，換字而釋，嫻識字，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「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甯，兩小無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；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為兒擇婿，非淑珍不娶。」母亦愛其柔和，即脫金約指歸姻焉；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婦出闈，余又隨母往，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堂清夜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徒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；眉學自秀，顧盼神飛；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杜鵑啼之態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

詢其故。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；厨得知已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籤曰：「錦囊佳句，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。是夜遂觀城外，迨已漏三下，腹餓索餌婢媪以聚脯進。余嫌其甜。芸暗吞余袖，隨至其室見設有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衍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開門曰：「已疲乏將卧矣。」玉衍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脫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。』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詳笑之。余亦負氣；寧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。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五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中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巹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煖而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，暗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廿四日為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即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拊翼輒北，大醉而卧；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，是日親朋絡繹。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未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媪跪於床下，芸卸妝尚未卧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，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卧開榻得此書，不覺聞之忘倦。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」。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媪在旁促卧令其開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。

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恙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更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；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暾上窗，卽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此矣，何尚畏朝耶？」芸曰：「叢之歲需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朝，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。」余雖總其慈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看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而歡娛易過，轉曉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近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，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時到館；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，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詞謎，自去經心。」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容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卽渡江東去。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快快。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神魂顛倒，先生知其情，卽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成人得款，登船後反覺一刻如年，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，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。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；橋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往來不絕。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繼

若消夏於此，因暑罷讀，終日伴余評書論古，品月舞花而已。若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藝以射雅為令，自以為人間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某問曰：「各種古文，宗何為是？」余曰：「國策南華，取其靈快，匡衡劉向取其雄健，史遷班固，取其博大昌黎歐陽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島蘇對，庾徐駢體，皆要法也，取法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苦心領會耳。」某曰：「古文全在講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殼；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」余曰：「廬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，卿愛宗何人？」某發議曰：「杜詩鍾鍊精純李詩瀟灑落拓；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詩之活潑。」余曰：「工部為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」某曰：「格律甚嚴詞旨老當，識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」余笑曰：「初不料陳淑珍乃李有遠知己。」某曰：「妾尚有啟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未嘗稍釋。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某曰：「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啟蒙師，余適字三白為卿婿；卿與『白』字何其有緣耶？」某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違為耳。」（吳呼別字為白字。）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「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素取。」某曰：「楚辭為賦之祖，文學淺費解，就漢晉人中詞高語錄，似覺詞如為最。」余戲曰：「當日文若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」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落拓不羈，若若腐儒迂拘多禮，倘為披衣整袖必連聲道「得罪」或遮巾撥扇

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。曰：「卿欲以禮縛我耶？」語曰：「禮多必詐。」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「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寃妾令人誓死！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始解顏為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感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為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為衛繡成不期然而然，獨怪年老夫婦，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「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！」斯言誠然歟！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鶴「頗生生世世為夫婦」圖章兩方；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為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之大同此一日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與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到處有之；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閣，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」夫幾燭燈月沉，撒果歸卧。

七月望，俗謂鬼節。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。芸愀然曰：「妾能與君萬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隄藜齋間。余與芸

爾向以趨閨儼然而兩頰之後，迤邐迎鏡。凝不非裏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滄淚，笑倒余膝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寶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遜三舍矣。」芸乃止。笑曰：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蕊無蕊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地如鬢肩含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湯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；乃大喜。倚窗對酌，酒未三盃，忽聞橋下鬨然一聲，如有人墮，就窗細聽，放明如鏡不見一物，惟河間灘有隻鷗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潮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即言。芸曰：「噫！此聲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不禁毛骨皆悚，急關廳，掩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歪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因頗兩旬；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，以芸年半新婦，未嘗一至閨塵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就開人；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馬，老僕前導過石橋，進門，折東曲徑而入疊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爛然。臨岸名近山林，為大憲行臺宴集之地，時正設書院猶未散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。少馮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空覺風生袂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爽然。釋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。」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異相，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，結隊而遊，名曰「走月亮」。

「滄浪亭幽雅清曠，真無一人至者。」

吾父稼夫公素認美子，以故余其姓弟兄有二十六人；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翁翁以結與善最和好。王翁善於善戲，俞亦善於善談。每集，必邀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。此翁六姑六叔也。徐笑曰：「俟妹子歸後，我當邀妹之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」俞曰：「我亦欲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夫妙耶？」其與王翁笑而已。時為吾弟啟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履聲宏揚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託辰演劇。芸初以為奇觀。吾父素無惡語，點演慘劇等劇，老伶刻意見者動情。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。俞與王亦繼至，見芸一人笑頰獨坐鏡奩之側。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稍快。

余堂伯父雲存公早亡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率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圖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盈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為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為拾之。」即向守墳者借藤篋一，鶴步而拾之，每得一塊，余曰「善」，即收之。余曰：「否，」即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技藝返，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獲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吟癢狀；余橫阻之，責芸曰

：「入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遊戈園，穉綠嬌紅，奇妍競媚。王素慈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「既無報暮，又無簪戴，多折何為！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何害！」余笑曰：「將來割麻面多鬚節，為花洩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池，以蓮鈎撥入池中曰：「何敢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織絮，喜聽余議論，余謂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牽草，漸能發蟻。其每日飯必喜用茶泡，食芥酒乳腐，吳俗呼為臭乳腐；又喜食酒蝦瓜，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「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。蟋蟀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蟬耶？」芸曰：「腐取其價廉而可茹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若家，已如蟋蟀化蟬，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。至酒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家係狗寶耶？」芸窘而強解曰：「夫發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列耳。然若喜食蒜，妾亦強咬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；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卿係我作狗耶？」芸曰：「妾作狗久矣，漏君試嘗之。」以箸強塞余口，他掩阻阻嚼之，似覺脆美；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。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酒腐，亦解美。以酒亦搗爛拌酒腐，名之曰：「雙解醬，有異味。」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由不可解也。」芸曰：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啟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僅妝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姪旁惜之。芸曰：「凡為婦人已屬純陰。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為首飾，陽氣全充矣，何貴焉！」

「而於破書殘畫，極極珍惜。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：『斷簡殘編。』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黏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手全好而捲之。名曰：『棄餘集寶。』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顛頭不停煩惱。若於破筍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醫鄰馮媼，每收亂書賣之。其癖好，與余同；且能察眼意，體眉語。一舉一動，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『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為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不亦快哉。』芸曰：『此何難。俟妾病癒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地近之虎阜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偕遊。』余曰：『恐卿病癒之日，步履已艱。』芸曰：『今世不能，期以來世。』余曰：『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為女子相從。』芸曰：『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』余笑曰：『幼時一病，猶談不了；若來世不昧今日，合卷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』芸曰：『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，亦須仰藉神力，盍給一像祀之？』時有茗齋戚柳隄名遵，善寫人物，倩繪一像。『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，懸姻緣簿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之中；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為題讚語為首，懸之內室。每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？』他生未卜，此生休，『兩人癡情，果邀神鑒耶？』

遷倉米巷，余頗其卧穩曰：『香閣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牖對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切芸懷。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，垣巷之北。繞屋皆菜圃，鵝籬為門。門外有池，酌飲許，花光樹影，錯雜籬邊。其

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房西數武，瓦鏽堆成土山。登其顛可遠眺。地曠人稀，頗饒野趣。媼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。謂余曰：「自劉滄浪夢魂常繞，今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媼之居乎？」余曰：「違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晷。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可居，卽襆被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」芸曰：「恐堂上不許。」余曰：「我自詣之。」越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爲四；紙牀竹榻頗有幽趣。老媼知余意，欣然出其臥室爲賃。四燈糊以白紙，頗覺改觀。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鄰僅老夫婦二人，灌園爲業，如余夫婦避暑於此，先來通履，并釣池魚，摘園蔬爲饋。償其價不受，芸作誌報之，始謝而受。時方七月，綠樹蔭濃，水西風來，蟬鳴聒耳。鄰老又爲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一「歌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」之句。少焉月卸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簷下。老媼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酌，微醺而飯。浴池則涼飄漁扁，或坐或卧，聽鄰老數因累報應事。三日歸家，週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尋過情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盃對菊，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「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遠屋菜園十畝，課僕媼，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若盡歲餘，以爲詩酒之需。布衣菜飯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」余深然之。今卽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一 離余家半里許，階厚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。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衆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陳設，以較勝負。日惟演

戲。夜則參差高下抽屨於瓶花間。名曰花照。花光燈影。寶鼎香浮。若龍宮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笛歌唱。或煮茗清談。觀者如蟻集。卷下皆設欄為限。余為眾友邀去插花布置。因得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點緝之。生曰：「惜矣非男子不能往。」余曰：「冠我冠衣我衣。亦化女為男之法也。」於是易著為辨。添掃眉眉。加余冠。微露兩鬢尚可掩飾。服余衣長一寸又半。於膝間折而縫之。外加馬褂。生曰：「閣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。大小由之。購亦極易。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。不亦善乎？」芸欣然。及晚餐後。裝束既畢。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。忽生曰：「妾不去矣。為人識出既不復。堂上聞之。不可。」余愆愆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。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現症九妹嫁。密法密來。焉得知之？」芸攪鏡自照。狂笑不已。余執掩之。悄然遁去。適遊廟中無識出為女子者。或問何人。以表荏對。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。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展後。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道款曲。身一側。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。旁有婢媼怒而起曰：「何物狂生不法乃爾！」余欲為措詞掩飾。芸見勢惡。即脫帽趨足示之曰：「我亦女子耳。」相與愕然。轉怒與親。留茶點。喚身與送歸。

吳江錢師竹翁故。吾父信歸。命余往弔。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。妾欲借往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。得卿同行固妙。但無可託詞耳。」芸曰：「託言歸寧。若先登舟。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。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。與卿待月乘涼。以續滄浪頑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。攜一僕先至胥江渡口。登舟而待。芸果肩輿至。解纜

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，水天一色，芸曰：「此卽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。想閩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。」爾語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余登岸拜奠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，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魚鷹捕魚者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吾拍其肩曰：「羅衫汗透矣。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曰：「欲捕逃耳。」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烏猶未落也。舟牕盡落，清風徐來，紙扇羅衫，割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籠煙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盃酒交，人頗不俗。招之與芸同坐。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爲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觴政儂頗嫻習。從未聞有斯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卽譬其言而開導之，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。我有一言作譬卽瞭然矣。」芸曰：「若若何譬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。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拉余肩曰：「汝罵我耶！」芸出令曰：「祇許動手，不許動手！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搥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。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惹無惹間耳。揮而狂搥，曰合節之所爲也。一時四鄰所著茉莉酒氣所蒸，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惡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搥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呼曰：「違令罰兩大觥。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搥耶？」芸曰：「彼之所

謂小人蓋有故也。請乾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盃兩碗。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。當再罰。」又乾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雲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不覺酩酊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談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一居友人魯半妨家蕭爽樓中。越數日，魯夫人語有所聞，私告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卽我也。」因以偕遊始末詳告之。魯大笑，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冬，余自粵京歸，有同伴攜妾回者，曰徐秀。余之表妹婿也，豔稱新入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峯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峯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從此癡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浙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。有詠柳絮四律，滯侍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江張開慈素賞冷香，攜柳絮詩索和。芸徵其人而置之，余反癢而和其韻，中有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遊虎邱。開慈忽至曰：「余亦有虎邱之遊。今日特邀若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先行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。拉余至冷香寓，見冷香已半老，有女名慈園亦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。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；有妹文園尚雛，余以時初無癡想，且念一盃之飲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箇中，私心忐忑，強爲酬答。因私請開慈曰：「余貧士也，予以尤物玩我乎？」開慈笑曰：「非也。今日有六人遊慈園答。席主爲算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至半塘，

兩舟相過，令慈圍過舟叩見吾母。芸慈相見，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，備覽名勝，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道舟而泊。不解鏡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慈陪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三都，橋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。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頌者矣。頃已約慈圍，明日過我，當爲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冷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。况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！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明午慈果至。芸殷懃款接，筵中以精誕蔬啗飲爲令。終席無一羅致語。及慈圍歸，芸曰：「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，子宜備柱牢以待。」笑指脣上翡翠劍曰：「若見此劍屬於慈，事必諧矣。頃已吐誓，未深結其心也。」余始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慈竟冒雨至，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見余有羞色，益請翠劍已在熱脣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歡。適燕有石湖之遊，卽列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「烏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」余詢其詳。芸曰：「向之祕言，恐慈恐另有所屬也。」頃探之無他，語之曰：「妹知今日之誓否？」
「其曰：『發夫人極密，真蓮藹倚玉樹也。』吾母望我者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緣圖之。」
脫劍上脣時，又語之曰：「玉取其堅，且有圍圖不斲之志，妹試籠之以爲先兆。」
「然曰：『一髮合之機總在夫人也。』卽此觀之，慈心已得，所難者必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」
余笑曰：「卿將效笠翁之『鑿香伴』耶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自此無日不談慈圍矣。後慈爲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

卷二 閑情記趣

余憶童稚時，能張目對日，明察秋毫，見藐小微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，故時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羣鶴舞空。心之所向，則成千或百果然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為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奇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於土牆凹凸處，花臺小草叢雜處，常蹲其身，使與臺齊；定神細觀，以叢草為林，以蟲蟻為獸。以土礫凸者為邱，凹者為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一日，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正濃，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瀨蝦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。余年幼方出神，不覺呀然驚恐。神定，捉蝦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年長思之，二蟲之鬥，蓋圖姦不從也。古語云：「姦近殺」，姦亦然耶？噲此生涯，卵為並期所哈，（吳俗呼陽曰卵）體不能便。捉鷓鴣開口哈之，姦媼何解手，鷓鴣其頭作吞噬狀，驚而大哭；傳為話柄。此皆幼時閑情也。

及長，愛花成癖，喜翦盆樹。織張蘭坡，始藉翦枝養節之法，繼悟接花壘石之法，花以前為最，取其幽香韻致也，而辨品之精堪入譜者不可多得。蘭坡臨終時，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，皆肩平心闊，莖細瓣淨，可以入譜者。余珍如拱璧。值余暮游於外，芸能親為灌溉，花甚頗茂。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。起視之，皆白如玉，且蘭芽勃然，初不可解，

以爲無福消受，浩歎而已。事後始惡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滾湯灌殺也。後此誓不植蘭。次取杜鵑，雖無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翦裁。以共惜枝憐葉，不忍暢翦，故難成樹。其他盆玩皆然。惟每年籩束菊綻，秋興成癖。善摘插瓶，不愛盆玩。非盆玩不足觀，以家無園圃，不能自植；貨于市者，俱叢雜無致，故不取耳。其插花朵，數宜單，不宜雙。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。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，闊大者舒展。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，必於瓶口中一叢突起，以不散漫，不擠軋，不靠瓶口爲妙；所謂「起把宜緊」也。或亭亭玉立，或飛舞橫斜。花取參差，間以花蕊，以免飛緩要盤之物。葉取不亂，梗取不強。用針宜藏，針長宜斷之，毋令針針露梗；所謂「瓶口宜清」也。視景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，多則眉目不分，卽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凡之高低，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爲止，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，以氣勢聯絡爲上。若中高兩低，後高前低，成排對列，又犯俗所謂「錦灰堆」矣。或密或疏，或進或出，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。若盆、碗、盤、洗，用潔清，松香，榆皮麵和油，先熬稻灰收成膠，以銅片按釘向上，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、碗、盆、洗中。俟冷，將花用鐵絲紮把，插於釘上，宜斜偏取勢，不可居中。更宜枝疏葉清，不可擁擠；然後加水，用碗沙少許掩銅片，使觀者疑花叢生於碗底方妙。若以木本花果插瓶，翦裁之法（不能色色自覓，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，）必先執在手中。橫斜以觀其勢，反側以取其態，相定之後，翦去雜枝，以疎瘦古怪爲佳，再思其梗如何入瓶，或折成曲，插入瓶口。方免背葉側花之患。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，勢必枝亂梗強，花側葉背，既

難取態，更無損致矣。折枝打曲之法，錐其根之半而嵌以磚石，則直者曲矣。如惠棧倒，嵌一二釘卷之，卽楓葉竹枝，亂草荆棘，均堪入選。或綠竹一竿，配以枸杞數粒，幾莖細草，伴以荆棘兩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勢，聽其葉側，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。如樹樹直栽，卽難取勢矣。至翦栽盆樹，尤取根露雞爪者，左右翦成三節，然後起枝。一枝一節，七枝到頂，或九枝到頂。枝忌對節如肩臂，節忌臃腫如鶴膝。須盤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。又不可前後直出。有名雙起三起者，一根而起兩三樹也。如根無爪形，便成插樹，故不取。然一樹翦成，至少得三四十一年。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，一生翦成數樹，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。餘未見其可也。若留枝盤如寶塔，紫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氣矣。點綴盆中花石，小景可以入畫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甌清茗，神能趨入其中，方可供幽齋之玩。種水仙無靈璧石，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黃芽菜心，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枝，用沙土植長方盆內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頗有意思。以此類推，幽趣無窮，難以枚舉。如石菖蒲結子，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，置陰濕地，能長細菖蒲；隨意移養盆碗中，茸茸可愛。以老蓮子磨薄兩頭，入蛋壳使雞翼之，俟雞成取出。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，搗爛拌勻，植於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曬以朝陽；花發大如酒杯，葉縮如碗口，亭亭可愛。

若夫園亭樓閣，套室迴廊，疊石成山，栽花取勢，又在大中見小，小中見大，虛中有

實，實中有虛，或藏或露，或淺或深，不僅在門迴曲折四字，又不在于地廣石多徒煩工費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間以石塊，雜以花草，簾用格籬，牆以懸引，則無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見小者，散漫處柱易長之竹，鵝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見大者，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。飾以綠色，引以簾蔓，裝大石，鑿字作碑記形。推窗如臨石壁，便覺峭無窮。虛中有實者，或山窮水盡處，一折而豁然開朗，或射閣設屏處，一開而可通別院。實中有虛者，開門於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實無也。設幾榻於牆頭，如上有月臺，而實虛也。貧士屋少人多，常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，再加轉移其間，疊級為牀，前後備漆，可作三榻，間以板而祿以紙，則前後上下皆絕。譬之如行長路，即不覺其窄矣。余夫婦僑寓揚州時，曾仿此法，屋僅兩椽，上下兩房，廚灶客廳塵窗透紐，而綽然有餘。芸尊笑曰：「位置雖精，終非富貴家氣象也。」是誠然歟！

余掃墓山中，檢有鑿紋可觀之石。歸與芸商曰：「用油灰壘宣州石于白石盆，取色勻也。本山黃石雖古淡，亦用油灰，則黃白相間，鑿紋畢露，將奈何？」芸曰：「擇石之頑劣者，搗末於裂痕處，乘濕磨之。乾或色厚也。」乃如其言，用宜與密長方盆疊起一峯，偏於左而凸於右，背作橫方紋，如雲林石法，噫巖凹凸，若臨江石磯狀。虛一角，用河泥種千瓣白萍。石上植蒼蘆，俗呼雲松。經歲數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蘆葉蔓延滿山，如藤蘿之懸石壁。花開正紅色。白萍亦遠水大放。紅白相間，神遊其中，如登蓬島。置之簷下與芸品題，此處宜設水閣。此處宜立茅亭。此處宜鑿六字曰：「落花流水之間。」此可以居，此可

以鈞，此可以眺；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。一夕，結奴爭食自落而墮，連盆與架頃刻碎之。○余歎曰：「卽此小經營，尚千造物忌耶！」兩人不禁淚落。

靜室焚香，閑中雅趣。芸嘗以沉香等香，於飯後蒸透，在爐上設一銅絲架，離火半寸許，徐徐烘之；其香幽曠而無煙。佛手忌辟鼻嗅，嗅者易癩。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。惟香圓無忌。佛手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筆宣。每有人將供妥者，隨手取嗅，隨手置之，卽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閑居，案頭瓶花不絕。芸曰：「予之插花能備風、雨、露，可謂精妙入神；而畫中有草蟲一法，畫仿而效之。」余曰：「蟲蹄躡不受制，焉能仿效？」芸曰：「有一法，悉作備罪過耳。」余曰：「試言之。」曰：「蟲死色不變，覓螻蛄、蟬、蝶之屬，以針死。用細絲扣畫項擊花草間，盡其足，或抱枝。或踏葉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」余善，如其法行之，見者無不稱絕。求之閩中，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。

余與芸寄居西山華氏。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織屨。鄰居脫墮。夏日逼人。芸教其家，作活花屏法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，約長四五寸，作綏條樣式，虛其中，橫四插，寬一尺許，四角鑿圓眼，插竹筒方版。屏約高六七尺，用紗窗裱，巨直屏中，盡延屏上，兩人可移動。多編數屏，隨意遮欄，恍如綠陰滿牕，透風蔽日，紆迴曲折，隨時可更；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，卽一切藤本香草隨地可用。此真鄉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魯半榜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寫松柏或梅菊，工畫書，兼工鐵筆。余嘗居其家之蘭爽

樓，一年有半，樓共五椽，象向，余居其三。晦明風雨，可以遠眺。庭中木樨一株，清香
接人。有廊有廂，地極幽靜。移居時，有一僕一媪，并享其小女來。僕能成衣，媪能紡織，
於是芸鑄，媪織，僕則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愛客，小酌必行令。其善不費之烹飪，瓜
蔬魚蝦一經其手，便有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貧，每出杖頭錢，作竟日飯。余又好潔地無纖塵
。且無拘束，不嫌放縱。時有楊補凡名昌鑄，善人物寫真，走少迂名沛，工山水；王星潤
名嚴，工花卉翎毛；愛蕭爽樓幽雅，皆攜畫具來。余則從之學畫。寫草篆，鑄圖章，加以
潤筆，交芸備茶酒供客。終日品詩論畫而已。更有夏淡安，撰山兩昆季，并繆山音知白兩
昆季，及蔣韻香、陸橋香、周嘯霞、郭小愚、華香帆、張開酣諸君子，如梁上之燕，自去
自來。芸則拔釵沽酒，不動聲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輕過。今則天各一方。風流雲散，兼之
玉碎香埋，不堪回首矣！

蕭爽樓有四忌：談宦宦陞遷，公廨時事，入股詩文，看牌擲色；有犯必罰酒五斤。有
四取：慷慨豪爽，風流蘊藉，落拓不羈，澄靜纖默。長夏無事，考對為會，每會八人，每
人各攜青蚨二百。先拈鬮，得第一者為主考，關防別座；第二者為謄錄，亦就座；餘作舉
子，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，蓋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為限，行立構思，不准
交頭耳語。對就後投入一匣，方許就座，各人交卷畢。謄錄啟匣，併錄一冊，轉呈主考，
以杜徇私。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，五言三聯。六聯中取第一即為後任主考，第二者為謄錄。
。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，取一聯者免罰十文，過限者倍罰。一場，主考得香錢百

文。一日可十場，積錢千文，酒資大暢矣。惟芸譏為官卷，准坐而構思。

楊補凡為余夫婦寫戴花小影，神情確肖。是夜月色頗佳，蘭影上粉牆，別有幽致。星澗醉後與發曰：「補凡能為君寫真，我能為花圖影。」余笑曰：「花影能如人影否？」星澗取素紙鋪於牆，即就蘭影。用墨濃淡圖之。日間取視，雖不成畫，而花葉蕭疎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寶之。各有題詠。

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，菜花黃時，苦無酒家小飲；攜盒而往，對花冷飲，殊無意味。或說就過覓飲者，或攜看花歸飲者，終不如對花熱飲為快。眾議未定。芸笑曰：「明日但各出杖頭錢，我自擔爐火來。」眾笑曰：「諾。」眾去，余問曰：「卿果自往乎？」余曰：「非也。妾見市中賣鯽鮓者，其擔鍋灶無不備，盍雇之而往。妾先烹調端整，到彼處再一下鍋，酒菜兩便。」余曰：「酒菜固便矣。茶乏烹具。」芸曰：「攜一砂罐去，以鐵叉串罐柄，去其鍋，懸於行灶中。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」余鼓掌稱善。街頭有鮑姓者，賣鯽鮓為業；以百錢雇其擔，約以明日午後，鮑欣然允諾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眾咸嘆服。飯後同往，并帶席墊，至南園，擇柳陰下團坐。先烹茗，飲畢，然後撥酒烹肴。是時風和日暝，遍地黃金，青衫紅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亂飛，令人不飲自醉。既而酒肴俱熟，坐地大嚼。擔者頗不俗，拉與同飲，遊人見之莫不羨為奇想。杯盤狼藉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卧，或歌或嘯。紅日將頽，余思粥，擔者即為買米煮之，果腹而歸。芸問曰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眾曰：「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」大笑而散。

貧士起居服食，以及器皿房舍，宜省儉而雅潔。省儉之法曰：「就事論事。」余愛小飲，不喜多菜。芸爲置一梅花盒，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，中置一隻，外置五隻，用灰漆統其形如梅花，底蓋均起四楞，蓋之上有柄如花蒂，置之案頭，如一朵墨梅覆案；啟蓋視之，如茶裝於花辨中。一盒六色，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。食完再添，另做矮邊圓盤一隻，以俟於盃箸酒壺之類，隨處可搆，移置亦便。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。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。衣之破者移京補西，必整必潔，色取闊淡以免垢跡；既可出客，又可家常。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。初至齋爽樓中嫌其暗，以白紙糊壁，透亮。夏月樓下去窗，無欄杆，覺空洞無遮欄。芸曰：「有舊竹簾在，何不以簾代欄？」余曰：「如何？」芸曰：「用竹數根黝黑色，一豎一橫留出走路，橫半簾搭在橫竹上，垂至地，高與桌齊。中豎短竹四根，用麻線扎定，然後於橫竹搭簾處，尋舊黑布條，連橫竹裏縫之。既可遮欄飾觀，又不費錢。」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。以此推之，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，良有以也。

夏月荷花初開時，泥合而鹿放。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，置花心。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韻尤絕。

卷三 坎河記愁

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？往往皆自作孽耳，余則非也！多情重諾，疑直不羈，轉因之為累；况我父稼夫公，慷慨豪俠，惡人之難，成人之美，嫁人之女，撫人之兒，指不勝屈，揮金如土，多為他人。余夫婦居家，偶有費用不免與質，始則移東補西，繼則左支右絀，勢云：「成家人情，非錢不行。」先啟小人之議，漸招同室之讎。女子總才俊長德，真千古之言也！

余雖居長而行三，故上下呼芸為「三娘」；後忽呼為「三太太」。始而戲呼，繼成習慣，甚至尊卑長幼皆以「三太太」呼之，此家庭之變機歟！

乾隆乙巳，隨侍吾父於海軍官舍，共於吾家書中，附寄小函。吾父曰：「媳婦既能筆墨，汝母家信付彼司之。」一紙家庭徧有開言，吾女與其述事不當，仍不令代筆。吾父見信非芸手筆，詢余曰：「汝婦病耶？」余即作札問之，亦不答。久之，吾父怒曰：「媳汝婦不病代筆耳！」迨余歸，探知委曲，欲為婉剖，芸急止之曰：「竄度責於翁，勿失歡於姑也。」竟不自白。

順成之春，予又隨侍吾父於江蘇中，有同事會學亭者，挈眷居焉。吾父謂亭曰：「一生辛苦常在客中，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。兒輩果能仰體親意，當於家鄉覓一

人來，庶語音相合。」孚亭轉述於余。密札至芸，倩媒物色，得姚氏女，芸以成否未定，未即稟知吾女，其來也，託言鄰女之嬉遊者。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，芸又聽旁人覆見，託言吾父素所合意者。吾女見之曰：「此鄰女之嬉遊者也，何娶之乎？」芸遂并失愛於姑矣。

壬子春，余館真州，吾父病於邗江，余往省，亦病焉。余弟啟堂時亦隨侍，芸來書曰：「啟堂弟曾向鄰婦借貸，倩芸作保現追索甚急。」余詢啟堂。啟堂轉以嫂氏為多事。余遂批紙尾曰：「父子皆病，無錢可償，俟啟弟歸時，自行打算可也。」未幾病皆愈，余仍往真州。芸復書來，吾父拆視之，中述啟弟鄰項事，且云：「令堂以老人之病，皆由姚姬而起。翁病稍痊，宜密囑姚託言思家，幸當令其家父母到揚接取；實彼此卸責之計也。」吾父見書怒甚。詢啟堂以鄰項事，答言不知。遂札飭余曰：「汝婦背夫借債，讒謗小叔，且稱姑曰令堂，翁曰老人，悖謬之甚！我已專人持書回藤斥逐。汝若稍有人心，亦當知過。」余接此札，如聞青天霹靂；即齎書起罪，覓騎遣歸，恐芸之短見也。到家述其本末，而家人乃持逐書至，歷斥多過，言甚決絕。芸泣曰：「妾固不合妄言，但阿翁當恕婦女無知耳。」越數日，吾父又有爭論至，曰：「我不為己甚。汝攜婦別居，勿使我見，免我生氣足矣。」乃寄芸於公家。而芸以母亡弟出，不願往依族中。幸友人魯半勸聞而憐之，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。越兩載，吾父漸知始末。適余自嶺南歸，吾父自至蕭爽樓謂芸曰：「前事我已盡知，汝盍歸乎？」余夫婦欣然仍歸故宅，骨肉重圓。豈料又有惡國之孽障

耶！

芸素有血疾，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，母金氏復念子病歿，悲傷過甚所致；自識慈園，年餘未發，余方幸其得良藥。而愈為有力者，芸去，以千金作聘，且許養其母，佳人已屬沙叱利矣。余知之而未敢言也。及芸往探姑知之，歸而嗚咽，謂余曰：「初不料慈之薄情乃爾也！」余曰：「卿自情癡耳。此中人何情之有哉！况錦衣玉食者，未能安於荆釵布裙也，與其後悔，莫若無成。」因撫慰之再三，而芸終以受惡為恨，血疾大發，牀席支離，刀圭無效；時發時止，骨瘦形銷。不數年而適負日增；物識日起。老親又以盟妓一端，憎惡日甚。余則調停中立，已非生人之境矣。芸生一女名青君，時年十四，頗知書，且極賢能，質敏典服，幸賴辛勞；子名逢森，時年十二，從師讀書。余連年無館，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。三日所進，不敷一日所出，僅勞困苦，竭蹶時形。隆冬無裘，挺身而過。青君亦衣單賤，猶強曰：「不寒。」因是芸誓不醫藥。偶能起床，適余有友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，倩人請心經一部。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，且利其續債之豐，竟購焉。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，十日告成。弱者驟勞，致增腰痠頭暈之疾。豈知命薄者，佛亦不能發慈悲也！

繡經之後，芸病轉增，喚水索湯，上下厭之。有西人買屋於余畫鋪之左，族利債為業，時倩余作畫，因識之。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，乞余作保，余以情有難却，允焉。而某竟挾資遠遁。西人惟保是問，時來饒舌，初以等墨為抵，漸至無物可償。歲底吾父家居，西

人盡債，吃嗔子門。吾父聞之，召余詢實曰：「我輩衣冠之家，何得有此小人債？且正謂
新開，適若有自紛同盟婦道，金山華氏，知其滿，理人問訊。堂上誤以為惡賤之使，因愈怒。
曰：「汝婦不守閨訓，誣毀婦妓。汝亦不思習上。蓋伍小人，若置汝死地，情有不忍。姑寬
三期限，速自為計，遲必首汝逆矣！」芸聞而泣曰：「親怒如此，皆我罪孽。身死若行，
君必不忍。妾行若去，君必不捨。姑密喚華家人來，我姑起問之。」因令青君扶至房外，
呼華使問曰：「汝主母特遣來耶？抑便道來耶？」曰：「主母久聞夫人卧病，本欲親來探
望，因從未登門，不獲進。臨行囑咐，倘夫人不嫌鄉居簡陋，不妨到鄉頑養。踐物除燈下
之言。」蓋芸與同鄉日，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。因之露曰：「願汝速歸，稟知主母，於兩
日後旋舟密來。」其人既退，謂余曰：「華家孟婦，情逾骨肉。若肯至其家，不妨團聚。
：俾兒女攜之同往，既不使，留之累親又不可，必於兩日內安頓之。」時余有表於玉蓋臣，一
子名強石，願得青君為媳婦，芸曰：「願至即懦弱無能，不遵守戒之子，而王又無廉可守。
；幸詩禮之家，且又猶子許之可也。」余謂蓋臣曰：「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，欲換青君諒
無不允，但待長而嫁，勢所不能，余夫婦往山後，君即稟知堂上，先急籌婚，奈何？」
蓋臣喜曰：「誰如命。」遂森亦託友人復梅山，為薦學貿易，安頓已定，華舟適至，時慮會
之臘廿五日也，芸曰：「子然出門，不惟招親，且且西人之項無着，恐亦不放，遂於臘甲
五鼓悄然而去。」余曰：「卿病中能冒曉寒耶？」芸曰：「死生有命，無多慮也。」蓋稟吾
父，亦以為然，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，令遂森先卧，青君世於母側，芸囑曰：「汝母

命苦，隸亦情癡，故遭此顛沛，幸汝父待我厚，此去可無他慮，兩三年內，必當布置重圍，汝至夫家，須盡婦道，勿似汝母，汝之翁姑以得汝為幸，必善視汝，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，汝弟年幼故未令知，臨行時託言就醫，數日即歸，俟我去遠，告知其故，稟聞祖父可也。」旁有舊媪，即前卷中曾贊其家消暑者，願送至鄉；故是時陪侍在側，拭淚不已，將交五鼓，煖粥共啜之，芸益頰笑曰：「昔一粥而聚，今一粥而散；若作傳奇，可名吃粥記矣。」逢森聞聲亦起，呻曰：「母何為？」芸曰：「將出門就醫耳。」逢森曰：「起何早？」曰：「路遠耳。」汝與姊相安在家，母討祖母嫌，我與汝父同往，數日即歸。」雜聲三唱，芸含淚扶掖散後門將出，逢森忽大哭曰：「噫，母殆不歸矣！」青君恐驚人，急掩其口而慰之，當是時，余兩人寸腸已斷，不能復作一語，但止以啜哭而已，青君聞門後，芸出巷十數步，已疲不能行，使傭提燈，余背負之而行，將至舟次，幾為邏者所執，幸老嫗認芸為病女，余為婿，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，泃聲接應，相扶下船，解纜後，芸始放聲痛哭，是行也，其母子已成永訣矣！

華名大成，居無錫之東高山，西山而居，躬耕為業，人極樸誠。其妻夏氏，即芸之盟姊也。是日午未之交，始抵其家，華夫人已倚門而待，率兩小女至舟，相見甚歡。扶芸登岸，款待殷勤，四鄰婦人孺子，闐然入室，將芸環視，有相問訊者，有相憐惜者，交頭接耳，滿屋啾啾，芸謂華夫人曰：「今日真如漁父入桃源矣。」華曰：「妹莫笑，鄉人少所見多所怪耳。」自此相安度歲，至元宵，僅隔兩旬，而芸漸能起步，是夜觀龍燈于打麥場

中，神情態度漸可復元，余乃心安，舉之私議曰：「我居此非計，欲他適，而短于資，奈何？」曰：「亦等之矣，君姊丈范處來現于靖江鹽公堂司會計，十年前曾借君十金，適數不敷，身與奴僕之君憶之耶？」余曰：「忘之矣。」曰：「聞靖江去此不遠，君盍一往。」余如其言，時天頗暖，織織袍單曉短褂，猶覺其熱，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。是夜宿金山登菴，質棹而卧，晨起越江陰舫船，一路逆風繼以微雨，夜至江陰江口，春寒澈骨，沽酒禦寒，餐高之齋，躊躇終夜，擬卸濕衣，質錢而渡十九日北風更烈，雪勢猶濃，不禁慘然淚落，暗計房資渡費，不敢再啟。正心突股際間，忽見一老翁草鞋藍笠負黃包，入店，以目視余，似相識者，余曰：「翁非泰州曹姓耶？」答曰：「然我非公，死填溝壑矣，今小女無恙，時爾公德，不意今日相逢，何逗留于此？」蓋余慕泰州時有曹姓，本繼賤，一女有姿色，已許婿家，有勢力者欲償謀其女，致涉訟。余從中調護，仍歸所許，曹即投人公門為隸，叩首作謝，故識之，余告以投親過雪之由，曹曰：「明日天晴，我當願途相送。」出錢沽酒，備極款洽，二十日晚鐘初動，即聞江口喚渡聲，余驚起，呼曹同濟，曹曰：「勿急，宜飽食登舟，」乃代償房飯錢，拉余出沽，余以連日逗留，急欲起渡，食不下咽，強喫蔗餅兩枚，及登舟，江風如箭，四肢發戰，曹曰：「聞江陰有人經於靖，其妻雖是舟而往，必俟俛者衆始渡耳。」枵腹忍寒，午始解纜，至靖暮煙四合矣。曹曰：「靖有公堂兩處，所訪者城內耶？城外耶？」余踉蹌隨其後，且行且對曰：「實不知其內外也。」曹曰：「然則且止宿，明日往訪耳，」進旅店，糝穢已為泥於濕透，煮火烘之，草草飲食，

疲極酣睡，晨起，襪履其半，曾又代償房飯錢，訪至城中，息來尚未起，聞余至，披衣出，見余狀驚曰：「舅何狼狽至此？」余曰：「姑忽問。有錢乞借二金，先還送我者。」息來以番餅二元授余，即以贈曾，曾力却受一圓而去，余乃歷述所遭，并言來意，息來曰：「即舅至戚，即無宿道，亦應竭盡縣力；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，正當盤賬之時，不能挪移贖，當勉措番銀二十圓，以償舊欠，何如？」余本無奢望，遂諾之。留住兩日，天已晴暖，即作歸計。廿五日仍回華宅。芸曰：「若遇雪乎？」余告以所苦。因慘然曰：「雪時，妾以為若抵瑋，乃尚逗留江口。幸遇曾老，絕處逢生，亦可謂吉人天相矣。」越數日，得青君信，知逢森已為揖山薦引入店。蓋臣請命於吾父，擇正月廿四日將伊接去。兒女之事，粗能了了，但分離至此，令人終覺慘傷耳。

二月初，日暖風和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，訪故人胡肯堂於邗江鹽署。有貢局衆同事公延入局，代司筆墨，身心稍定，至明年壬戌八月，接芸書曰：「病體痊瘳，惟寄食於非親非友之家，終覺非久長之策，願亦來邗，一親平山之勝。」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，隔河兩楹。自至華氏接芸同行。華夫人贈一小妾奴曰阿雙，幫司炊爨，並訂他年結鄰之約。時已十月，平山凜冷，期以春遊。滿堂散心調攝，徐圖骨肉重圓。不滿月，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，余係友中之友，遂亦散開。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，強顏慰藉，未嘗稍涉怨尤。至癸亥仲春，血疾大發。余欲再至靖江，作將伯之呼芸曰：「求親不如求友。」余曰：「此言雖是。奈友聲聞切，現皆聞處，自願不違。」芸曰：「幸天時已暖，前途可無阻。」

雪之處。願若遠去遠回，勿以病人為念。若或體有不安，妾罪更重矣。」時已暮，水不繼，余伴為雇驛以安其心，實則盤銜徒步，且食且行，向東南，兩渡又河，約八九十里，四望無村落。至更許，但見黃沙蕩漠，明星閃閃，得土地祠，高約五尺許，環以短牆，植以雙柏。因向神叩首，祝曰：「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，欲假神祠一宿，幸神憐佑。」於是移小石香爐於旁，以身探之，僅容半體，以風帽反戴掩面，坐半身於中，出膝於外，閉目靜聽，微風蕭蕭而已。足疲神倦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東方已白，短牆外忽有步語聲。急出探視，蓋土人起集經此也。問以途曰：「南行十里即泰興縣城，穿城向東南十里一土墩，過入墩，即蕭江，皆康莊也。余乃反身，移爐於原位，叩首作謝而行，過泰興，即有小阜可附。申刻抵暗，投刺焉，良久，司閤者曰：「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。」察其辭色，似有推託。余詰之曰：「何日可歸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余曰：「雖一年亦將待之。」聞者會余意，私問曰：「公與范爺嫡郎尊耶？」余曰：「苟非嫡者，不待其歸矣。」聞者曰：「公姑待之。」越三日，乃以回靖告，共押二十五金。雇驛急返。芸正形容慘變，咻嚙涕泣。見余歸，卒然曰：「君知昨午阿雙逃逃乎？倩人大索，今猶不得。失物小事，人係伊母。臨行再三交託，今若逃歸，中有大江之阻，已覺堪虞。倘其父母匿于圖詐，將奈之何？且有何顏見我盟姊！」余曰：「請勿急。卿慮過深矣。匿于圖詐，詐其富者也；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，況攜米半載投衣分食，從未稍加拮据，豈足感知。此實小奴喪良，乘危竊逃。尋家盟姊贈以匪人，彼無顏見卿，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？今當一面呈縣生案，以杜後慮可。」

也。○芸聞余言，恹似稍釋；然自此夢中寤語時呼；「阿雙逃矣！」或呼；「慧何負我！」病勢日以增矣。余欲延醫診治。芸阻曰：「妾病始因弟亡母喪，悲痛過甚；繼為情感，復由忿激。而平素又多過慮，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，而不能得，以至頹眩怔忡，諸症畢備；所謂病入膏肓，良醫束手，請勿為無益之費。憶妾唱隨二十三年，蒙君錯愛，不可凡體恤；不以頑劣見棄。知己如君，得將如此，妾以此生無憾。若布衣煖，茶飯飽，一室雍雍，優遊泉石，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處境，真成烟火神仙矣。神仙幾世說能修到，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？強而求之，致干造物之忌，即有情魔之擾。總因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耳！」因又啼咽而言曰：「人生百年，終歸一死。今中道相離，忽為長別，不能終奉箕帚，懣懣欲絕者屢矣。嬰婦，此心實覺耿耿。」言已，淚落如豆。余勉強慰之曰：「卿病入年，懣懣欲絕者屢矣。今何忽作斷腸語耶？」芸曰：「連日夢我父母拔舟來接，闔目即飄然上下，如行雲霧中。殆魂離而軀殼存乎？」余曰：「此神不收舍，服以補劑，靜心調養，自能安痊。」芸又敬啟曰：「妾若稍有生機一線，斷不敢驚君聽聞。今冥路已近，苟再不言，言無日矣。君之不得親心，流離顛沛，皆由妾故。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，君亦可免牽掛。堂上春秋高矣，妾死，君宜早歸。如無力攜妾骸骨歸，不妨暫厝於此，待君將來可耳。願君另續佳容，備者以奉雙親，撫我道子，妾亦瞑目矣！」言至此，痛腸欲裂，不覺慘然大慟。余曰：「君卿中道相捨，斷無再續之理。况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耳。」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，僅斷續聲言「來世」二字。忽發喘，口噤，兩目眦視，千呼萬喚已不能言。痛淚

兩行，泔泔流溢。既而喘漸微，淚漸乾，一靈縹緲竟長逝。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，當是時，孤燈一盞，翠目無親，兩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綿綿此恨，曷其有極！承吾友胡青堂以千金為助，餘盡室中所有，變賣一空，親為成殮。嗚呼！甚一女流，具男子之襟懷才識。歸吾門後，余日奔走衣食，中饋缺乏，若能鐵志不介意，及余家居，惟以文字相辨析而已。卒之疾病顛連，資糧以沒，誰致之耶？余有賀閩中良友，又何可勝道哉！奉勸世間，夫婦固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過於情篤。語云：「恩愛夫婦不到頭。」如余者，可作前車之鑒也。

○回煞之期，俗傳是日：魂必隨然而歸，故房中鎖設一如生前，且類鋪生前舊衣於床上，置舊鞋於床下，以待魂歸瞻顧。吳下相傳謂之「收服老」。延羽士作法，先召於床而後遣者，謂之「接音」。市江俗例，設酒散於死者之室，一家盡出，謂之「避音」；以故有因避被驚者。某娘嘗期於房市同同居而出避鄰家，囑余而設香遠避。余其魂歸一見，姑漫應之。同鄉張島門，笑余曰：「因邪入邪，宜信其有，勿嘗談也。」余曰：「所以不避而待之者，亦信其有也。」張曰：「回煞犯煞不利生人。夫人即或魂歸，業已陰陽有間，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，應避者反犯其鋒耳。」時余凝心不昧，強對曰：「死生有命。若果關切，伴我何如？」張曰：「我當於門外守之。君有異見，一呼即入可也。」余乃振盪入臥，見鋪設宛然，而音容已杳，不禁心傷淚湧。又恐淚眼模糊，先所徵見，恐淚時目，坐床而待。換其所遺香服，香澤猶存，不覺柔腸寸斷，冥然昏去。轉念待魂而來，何遽驅耶！聞目

四就，見席上雙燭青燄爇，縮光如豆，毛骨悚然，通體寒慄。肉摩兩手擦額，細聽聲，雙銀燭起高至尺許，欲祿頂格幾破所焚。余正倚蔭光四顧間，光忽又縮如前。此時心若股標，欲呼守者進觀；而轉念：「柔魂弱魄，恐為風陽所逼，悄呼其名而祝之，滿室寂然，一無所見。既而燭缺復明，不復騰起矣。出告為門，服余臙壯，不令余實一時情震耳。」

芸歿後。憶和靖「妾梅子鶴」語，自號梅逸。權葬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，俗呼那家寶塔。買一棺之地，從道言葬於此。槨本主還鄉，吾母亦為悲悼。青君逢春歸來，痛哭成服。啟堂進言曰：「嚴君慈猶未忘，兄宜仍往揚州。俟嚴君歸里，婉言勸解，再當尋札相招。」余遂拜母列子女，痛哭一場；復至揚州，賣盡度日。因得常哭於芸娘之墓，影單形隻，備極凄凉。且偏經故居，傷心慘目，重陽日，鄰塚皆黃，芸墓獨青。守墳者曰：「此好穴場，故地氣旺也。」念婿曰：「秋風已發，身尚衣單，卿若有靈，佑我圍得一棺，度此殘年，以待家鄉信息。」未幾，江都泰寧舉取巷先生欲回浙江葬親，請余代庖三月，得備樂備之具。封家出者，張為門招寫其家。張亦失館，度歲艱難，商於余，即以餘費廿金傾囊借之，且告曰：「此本為亡荆扶柩之費，一俟得有鄉音，償我可也。」是業即寧張度歲。辰占夕卜，鄉音杳杳。至甲子三月接育君信，知吾父有病，即欲歸慈，又恐觸慈。正起起觀望間，復接育君信，始知慈吾父業已辭世，刺骨痛心，呼天莫及。無暇他計，即星夜馳歸，叩首靈前，哀說流血。嗚呼！吾父一生辛苦，奔走於外，生余不肖，既少承教膝下，又未侍養床前，不孝之罪，何可違哉！吾女見余哭。曰：「汝何此目始歸耶？」

余曰：「鬼之歸，幸得青君孫女僧也。」吾母曰：余弟婦，遷歎然。余入幕守靈，至七終，無一人以家事告，以喪事商者，余自耐人子之道已終，故亦無聊詢問。一日，忽有人向索通余，登門曉舌。余曰：「欠債不還，固應催索。然吾父骨肉未寒，乘凶追呼，未免太甚。」中有一人私謂余曰：「我等皆有人祿之使來。公且避出，當向招我者索債也。」余曰：「我欠我債，公等速退！」皆唯唯而去。余因呼起堂諭之曰：「兄弟不肯，並未作惡不端。若言出嗣降服，從未得繼。嗣益。此次奔喪歸來，本人子之道，豈為寺直故耶？大丈夫貧乎自立；我既一身歸，仍以一身去耳！」言已，返身入幕，不覺大慟。叩辭吾母，走告青君，行將出走深山，求赤松子於世外矣。青君正勸阻間，友人夏南薰字汝安，夏逢春字梅山兩昆季，尋蹤而至，抗聲諫余曰：「家庭若此，固堪動念；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，妻喪而子未立，乃竟飄然出世，於心安乎？」余曰：「然則如之何？」汝安曰：「奉屈暫居察舍。闈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，蓋係其歸而往謁之，其必有位置君也。」余曰：「凶喪未滿百日，兄等有老親在堂，恐多未便。」梅山曰：「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。足下如執以為不便，西郭有禪寺，方丈僧與余父最善。足下設榻於寺中，何如？」余諾之。青君曰：「祖父所遺房產，不下三四千金，既已分毫不取；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？我往取之，徑送禪寺父親處可也。」因是於行囊之外，特得吾父所遺圖書，硯臺，筆筒數件。寺僧安置於大悲閣。閣南向，向東設神像。隔西首一間。設月窗，緊對佛龕，本為作佛事者齋食之地，余即設榻其中。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，極威武。院中有銀杏一株，大三四

，蔭覆滿閣。夜替風聲如吼。揖山嘗攜酒來對酌，曰：「足下一人獨處，夜深不寐，得無畏怖耶？」余曰：「僕一身坦直胸無礙念何怖之有？」居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連宵連旦三十餘天。時慮短杏折枝，壓染傾屋，頽神默佑竟得無恙。而外之牆垣屋倒者不可勝計，近處田禾俱被漂洗。余則日與僧人作畫，不見不聞。七月朔，天始霽，揖山真人說尊籙有交易赴崇昭，偕余往，代坐書卷符二十金。歸，值吾父將安葬，啟堂命送森向余曰：「叔因葬事之用，欲賜一二十金。」余擬傾囊與之。揖山不允，分幣其半。余即攜青碧先至墓所。葬既畢，仍返大悲閣。九月初，揖山有田在東海永泰沙，又偕余往收其息。盡拒兩月，歸已殘冬，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，真異姓骨肉也。

乙丑七月，琢堂始自都門回籍。琢堂名韞玉，字執如，琢堂異號也，與余為總角交。乾隆庚戌殿元，出為四川重慶守，白蓮教之亂，三年戎馬極著勞績。及歸，相見甚歡。旋於重九日，挈眷重之四川重慶之任，邀余同往。余即叩別於吾母於九妹倩陸尚吾家，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。吾母囑曰：「汝弟不足恃，汝行須努力，重振家聲，全望汝也。」遂悲送余至半途，悲淚落不已，因囑勿送而返。舟出京口，琢堂有舊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揚鹽署，遠道往晤，余與偕往，又得一顧苦娘之墓。返舟由長江湖流而上，一路遊覽名勝，至湖北之荊州，得陞鹽關觀察之信，遂留余與其副君敦夫眷屬等，暫寓荊州，琢堂輕騎減從至重慶度歲，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。丙寅二月，川奉始由水路往，至樊城登陸，途長費鉅，車費人多，錢馬折輪，備嘗辛苦。抵潼關甫三月，琢堂又陞山左廉訪，清風兩袖，春屬

不能偕行，暫借涇川書院作寓。十月杪始支山左廨俸，尋人接眷，附有青君之書，誠恐其
春於四月間夭亡，始憶前之送余盛淚者，蓋父子永訣也。嗚呼！芸一子不能延其詞，終耶
！琢堂聞之，亦為之浩嘆，贈余一妾，重入春夢。從此擾擾擾擾，又不知夢醒何時耳。

卷四 浪遊記快

天。余遊三十年來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與滇耳，惜乎輪蹄微逐處處隨人，山水皆舊情，屢屢遊暇，不過領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尋幽也。余凡事喜獨出己見，不屑隨人，是非皆論詩品畫，莫不存人珍我棄。人皆我取之志，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西臨者，有非吾勝而自以爲勝者。即以平生所歷者記之。

○游餘年十五時，吾父挾美公偕於山陰趙明府幕中，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，流之宿儒也，入趙明府庭發其書，吾父命余亦拜樓門下。暇日出遊，得至吼山，離城約十餘里，不通陸路，今過山則石洞其上，有片石橫裂欲墮，即從其下游身入，豁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曰石中水圍。隨流直石間五椽，對面石壁有「觀魚舉」三字，水深不測，相傳有巨鱉潛伏，余欲探鯉魚之魚，俯貯衣及尺者出而接食焉。爾後有造道半園，拳石亂處，有楞嚴如掌者，有柱皆平乎其頂而上，加大石者，登痕猶在一無可取。遊覽既畢，宴於水閣，命從者採鱸，餘鱸然中六變，以萬山猿應，如燒膚聲。此游時快遊之始。惜乎蘭亭烏隆未能一到，至今以爲憾。○遊三山，山陰之明矣！先生以親者不遠遊，設帳於家。余遊從五杭，西湖之勝固得勝遊。○遊六峰之妙，予以龍舟爲最，小有天園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飛來峯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春水以水箭爲最，有活潑潑也。大約五不堪者。嵩嶺之瑪瑙寺。其餘湖心亭。六一泉諸景。

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盡述；然皆不脫脂粉氣，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蘇小墓在西泠橋側，土人指示。初僅半坵黃土而已。乾隆庚子，聖駕南巡曾一詢及。甲辰春，復奉南巡盛典則，蘇小墓已石築其墳，作八角形，上立一碑，大書曰「錢塘蘇小小之墓」。從此弔古騷人，不須徘徊探訪矣！余思古來烈魄貞魂，埋沒不傳者，固不可勝數，即傳而不久者亦不為少；小小一名妓耳，自南齊至今，盡人而知之，此殆靈氣所鍾，為湖山點綴耶？橋北數武，有崇文書院，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考其中。時值長夏，起極早，出錢塘門，過昭慶寺，上斷橋，坐石闌上。旭日將昇，朝霞映於柳外，盡能極妍。白蓮香裏，清風徐來，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書院，題猶未出也。午後微卷，僧緝之納涼于紫雲洞，大可容數十人，石竅上透日光。有人設短几矮凳，賣酒于此。解衣小酌，嘗鹿脯甚妙，佐以鮮菱雪藕。緝之出洞。緝之曰：「上有朝陽臺頗高曠，盍往一遊？」余亦興發，奮勇登其巔，覺西湖如鏡，杭城如丸，錢塘江如帶，極目可數百里，此生乎第一大觀也。坐良久，陽鳥將落，相攜下山，南屏晚鐘動矣。韜光雲棲路遠未到。其紅門局之梅花，姑姑廟之鐵樹，不過爾爾。紫陽洞予以為必不可觀，而訪尋得之，洞口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。相傳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扶門而入。清明日，先生春祭掃墓，挈余同遊。墓在東嶽。是鄉多竹，墳下掘未出土之毛筍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盡其兩碗。先生曰：「噫！是雖味美而烈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」余素不食屠門之嚼，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滿。歸途覺煩燥，唇舌幾裂。過石屋洞不甚可觀。水樂洞峭壁多藤蘿，入洞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聲琅琅。池

廣僅三尺，深五寸許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飲，煩燥頓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聽泉聲。執子蕭觀萬年缸。缸在香積廚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內，雖其滿溢，年久結苔，厚尺許，冬日不冰，故不損也。

辛丑秋八月，吾父病瘥返里，寒索火，熱索冰。余諒不聽，竟轉傷寒，病勢日重。余侍奉湯藥，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。吾婦芸娘亦大病，慷慨在牀。心境惡劣，莫可名狀。吾父呼余囑之曰：「我病恐不起。汝守數本書，終非餬口計。我託汝于盟弟蔣思齋，仍繼吾業可耳。」越日思齋來，即于榻前命拜為師。未幾，得名醫徐規遠先生診治，又病漸痊；芸亦得徐力起床。而余則從此習舉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記於此？曰：此記書浪遊之始，故記之。

思齋先生名蕞。是年冬，即相隨習舉於奉賢官舍。有同習舉者，願姓名金鑑字鴻干，號紫霞，亦蘇州人也，為人慷慨剛毅，直諫不阿。長余一歲，呼之為元。鴻干毅然呼余為弟，傾心相友。此余第一知交也。惜以二十二歲卒，余卽落落寡交。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滄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干者否？憶與鴻干訂交，襟懷高曠，時與山居之想。重九日，余與鴻干俱在蘇。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穆夫公喚女伶演劇，宴客吾家。余惡其擾，先一日約鴻干赴寒山登高，藉訪他日結廬之地。芸為整理小酒榭。越日天將曉，鴻干已登門相邀，遂攜榭出胥門，入麴亭，各飽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橫塘梁市橋，雇一葉扁舟到山，日猶未午。舟子頗猶良，令其糴米煮飯。余兩人上岸，先至中峯寺。寺在支硎古剎之南，

循道而上。寺藏深樹，山門寂靜，地僻僧閑，見余兩人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。余等志不在此，未深入。歸舟微已熟。飯畢，舟子攜棹相隨，囑其子守船。白雲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。軒臨峭壁，下鑿小池，圍以石欄，一泓秋水。崖懸薛荔，牆條莓苔。坐軒下，惟聞落葉蕭蕭，以銷無人跡。出門有一亭，囑舟子坐此相候。余兩人從石罅中入，名一餘天，循級盤旋直造其巔。曰白雲。有巷已坍塌，存一危樓，儘可遠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。舟子曰：「此登高絕頂酒樓矣。」鴻子曰：「余等之遊，欲覓僻隱地耳，非專為登高也。」舟子曰：「亦難此處行三五里，上峯少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。我有家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遊乎？」余曰：「此朝來徐侯濟先生隱居處也。有園闢極幽雅，從未一遊。」於是舟子導往。村在兩山夾道中，園依山而無石，老樹多極奇迴盪之勢。亭樹脆梅盡從樛索，竹籬節登於不絕處者之居。中有鬼茨亭，樹大可兩抱。余所歷園亭，此為第一。園左有山，俗呼羅籠山，島峯直聳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瓏。旁一青石如榻，鴻平倚其上曰：「此處仰觀蒼嶺，俯視園亭，既曠且幽，可以開樽矣。」因拉舟子同飲，或歌或嘯，大揚胸襟。主人知余等危地而來，誤以為堪輿，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。鴻子曰：「惟期谷窻，不審風水。」皇憲竟成讖語。酒既既罄，各採野菊插滿兩鬢。歸舟日已將沒，乘舟攜家，容猶未散。余私告余曰：「女伶中有蘭官者，端莊可取。」余假傳母命呼之，入舫，不語其隱而視之。果豐頤白膩。余顧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終嫌名不稱實。」芸曰：「朕春春福稱。」余曰：「不為萬萬之福，五環之福安在？」芸以他辭遁之出，謂余曰：「今日

君又大醉耶？余乃歷述所遊，蓋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，始見金焦面目。金山，遠觀，焦山宜近視，惜余往來其間未嘗盍眎。渡江而北，漁洋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一語，已活現矣。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，行其途有八九里。雖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點綴天然，卽閩苑瑤池。瓊樓玉宇，諒不過此，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，聯絡至山，氣勢俱貫。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入景，有一旦許緊沿城郭。夫城綴于曠遠重山間，方可入壺，園林有此，蓋罕絕倫。而觀其或亭或臺，或牆或石，或竹或樹，半隱半露間，使遊人不覺其觸目；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。城蓋以虹圍爲首。折而向北，有石梁曰虹橋。不知圍以橋名乎？橋以圍名乎？滂舟過，曰「長隄春柳」。此景點綴城廓而綴于此，更見佈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疊土立廟，曰小金山。有此一擋，更覺氣勢緊湊，亦非俗筆。聞此地本沙土，屢築不成，用木排若干層疊加土，費銀萬金乃成，若非商家，烏能如是。過此有勝概樓，年年觀競渡于此，河西較寬，南北跨一蓮花橋。橋門通八面，橋面設五亭，揚人呼爲「四盤一旋錫」。此思窮力竭之爲，不甚可取。橋南有蓮心寺。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頂綴絡高蓋雲霄，殿角紅牆松柏掩映，鐘磬時聞；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。過橋見三層高閣，畫棟飛檐五采絢爛，壘以太湖石，圍以白石欄，名曰玉雲多虎；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。過此名員岡朝旭，平坦無奇，且屬附會。將及山，河西漸窄，培土已植樹，作四五亩；似已山窮水盡，而忽豁然開朗，平山之萬松林已列于前矣。平山堂爲歐陽文忠公所書。所謂淮東第五泉，真者在假山

石洞中，不過一井耳，味與天泉同；其符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，乃係假設，水不堪飲，九峯園旁在衙門幽靜處，別號天趣。余為兩園之冠。廬山未到，不識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，其工巧處，精美處，不能盡述。大約以宏豎妝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。余適恭逢南巡盛典，心主告竣，敬演點綴，因得滯其大觀，亦人生難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隨侍吾父于吳江何明府幕中，與山陰章嶺江武林章映牧，茗溪顧霽泉諸公同事。恭辨南斗圩行宮，得第二次瞻仰天顏。一日，天將晚矣，忽動歸興。有辨差小快船，雙鸞兩槳，于太湖飛棹疾馳，吳俗呼為「出水響頭」，轉瞬又至吳門橋；即跨鶴騰空，無此神爽。家晚餐未熟也。吾鄉崇尚繁華，至此日之奇奪奪勝，較昔尤奢。燈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謂「盡掠雕臺」，「珠簾繡幕」，「玉蘭干」，「錦步障」，不啻過之。余為友人東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結彩。聞則呼朋引類，劇飲狂歌，暢懷遊覽。少年豪興，不倦不疲。昔生于咸世而仍居僻壤，安得此遊觀哉！

是年，何明府園事被議，吾父即就海寧王明府之聘。嘉興有劉慧侍者長齋佞佛，來拜吾父。其家在煙雨樓側，一閣臨湖曰水月居，其語經處也，潔淨如僧舍。煙雨樓在鏡湖之中，四岸皆綠楊，惜無多竹，有平臺可遠眺。漁舟星列，漾漾平波，似宜月夜。袖手備素齋甚佳。至海寧，與白門史心月，山陰俞午橋同事。心月一子名燭衡，澄靜纖默，彬彬儒雅，與余莫逆；此生乎第二知心交也，惜乎水相逢，聚首無多日耳。遊陳氏安澗園，地占百畝，重樓複閣，夾道迴廊。池甚廣，橋作六角形，石滿藤蘿，鑿痕全掩，古木千章，皆

有參天之勢，烏啼花落如入深山。此人功而歸于天然者，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，此爲第一。曾於桂花樓中設宴，諸味盡爲花氣所奪，雖暫覺不味愛。蓋桂之性，老而愈疎，以喻忠節之臣，洵不虛也。出南門，卽六海，一兩日湖，如萬丈銀旄破海而過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長棹相向，千船頭設一水招，狀如長柄大刀。招一搖，潮卽分破，船卽隨招而入。俄頃始浮起，撥轉船頭隨潮而去，頃刻百里。塘上有塔院，中秋夜曾隨吾父視潮於此，猶塘東約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峯突起，撲入海中，山頂有閣，匾曰「海闊天空」，一望無際，但見怒濤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應徽州績谿克明府之招。由武林下「江山船」，一過富春山，登于陵釣臺。臺在山腰，一峯突起，離水十餘丈。豈漢時之水，竟與岑齊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檢署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此景宛然。黃山僅見其脰，惜未一瞻面目。績谿城處於萬山之中，彈丸小邑，民情淳樸。近城有石鏡山。由山壑中曲折一里許，懸崖急湍濕翠欲滴；漸高，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。亭左右削如屏，青色，光潤可鑑人形。俗傳龍飛前生；黃泉至此，照爲猴猴形，縱火焚之故不復現。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，石紋盤結，四凸巉巖，如白鶴黃龍拳卷，有雜亂蕪草，洞石皆深綠色。傍有一人甚幽靜。鹽商蔣虛谷曾招遊，設宴於此。席中有肉饅頭，小紗彌脫眈旁視，換以四枚，臨行以番銀二圓爲酬。山僧不識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。僧以近無易處，仍不受，乃攢湊青錢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謝。他日余邀同人攜棹再往。老僧囑曰：「叢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

，今勿再與。」可知蔡靈之腹，不受肉味，良可歎也。余謂同人曰：「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，終身不見不聞，或可修真養靜。若吾鄉之虎邱山，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妓，耳所聽者絃索笙歌，鼻所聞者佳餚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，心如死灰哉！」又去城三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會，十二年一舉，每舉各出花為券。余在續溪適逢其會，欣然欲往，苦無輪馬，乃教以斷竹為扛，浮舟為橋，雇人肩之而去。同遊者惟同事許某廷，見者無不訝笑。至其地，有廟，不知供何神。廟前墮虎高搭戲臺，畫梁方柱，極其巍煥，近視則絳紫彩畫抹以油漆者。鏗聲忽至，四人相對舞，如斷柱，八人極一猪大若牯牛，蓋公養二十年始宰以獻神。某廷笑曰：「猪園寺長神亦齒利；我若為神，烏能享此。」余曰：「亦足見其惡識也。」入廟，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，並不剪技拗節，盡以蒼老古怪為佳，大半皆黃山松。既而開場演劇，人如潮湧而至，余與某廷遂避去。未兩載，余與同事不合，拂衣歸里。

余自續溪之遊，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，因易偽為賈。余有姑丈袁萬九，在鹽谿之人擔作醜酒生涯。余與施心畹附資合夥。袁九本海販。不一載，值臺灣林爽文之亂，海道阻隔，貨積本折。不得已仍為婦。館江北四年，一無快遊可記。迨居蕭爽樓，正作煙火神仙。有表姪徐秀翁自粵東歸，見余同居，慨然曰：「足下待露而聚，筆耕而炊，終非久計。盍偕我作嶺南遊，當不復獲蠅頭利也。」余亦勸余曰：「乘此老親尚健，子尚壯年，與某商議計米而尋儻，不如一勞而永逸。」余乃商請交遊者，集資作本。某亦自辦繡貨，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。稟知堂上，於小春十日，偕秀翁由東嶺出嘉湖口。

簡定於初五。即天禧樓。每况，看泊後，必小頭顛頭。見捕魚者醫藥不滿三尺。孔友約有四
昔，有，鑽透回身似取參法。余笑曰：「聖人之教，雖曰：『吾不用教。』而如此之大孔小曹馬
魚，豈有獲？」秀峯曰：「此魚為網魚誤也。」見其以長線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魚之有無。
莫是靈也。遂持出。突之已看魚粉管孔而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「可知一己之見，未可測其真妙
，神也。」見江中一峯突起，四無依倚。秀峯曰：「此小孤山也。」靈林守，嚴蘭參差
。一，乘風徑過，惜未一葉，至滕王閣，猶吾藤府學之尊。組閣移於香門之大馬頭。至子安序中
，見所不足信也。即於閣下換高尾昆首燈，名「三板子。」由贛關至南安登陸，值奈三斗誕
辰，秀峯備餚為壽。誠日過大皮嶺，山巔一亭，匾曰：「舉頭日近，一言其高也。」山頭分
正為二。兩邊峭壁，中曾一道如石巷。口列兩碑：一曰「急流勇退」，一曰「得意不可再往
門。」山頂有極將軍祠，未考為何朝人。所謂嶺上梅花，並無一樹，意者以梅將算。得岩極
，嶺帶。余所帶遂益益極，至此將交臘月，已花落而葉黃矣。過嶺出口，山川風物，便得頓
然。嶺而一山，石巖玲瓏，已忘其名，與夫曰：「中有仙人林榻」忽忽竟過。以春樽飽為
。懷。望南津，鹿老龍歸。過佛山鎮，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，葉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火紅
，粉白粉紅三種，蓋山茶花也。臘月望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門內，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。秀峯
以物皆鋪與當道，余亦隨其間單拜客。即有車禮者，終解取貨，不旬日而貨物已盡。除沙
，效聲如雷，歲朝賀節有棉袍紗套者，不離氣候迥別，即土著人物同一五官，而神情迥異。
正月既望，有暑中同鄉三次拉余遊河邊妓，名曰「打水圍。」妓名「老舉」。於是園出晴

海門，下小艇，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馬。充至沙面，妓艙名花艙，皆對頭分排，中留水巷，以通小艇往來。每船約一二十號，橫木綁定以防海風。兩船之間釘以木樁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隨潮長落。搗兒呼為梳頭婆，頭用銀絲為架，高約四寸許，空其中而蟠髮於外，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，身披元青短襖，著元青長褲，管拖腳背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，赤足撒鞞式如梨園旦脚；登吳艇即躬身笑迎，舉臂入艙。旁列椅杌，中設夫炕，一門通艙後。婦呼有客，即開屏於帷香而出；有挽髻者，有盤髻者；停粉如粉牆，搽脂如榴火；或紅襖綠褲，或綠襖紅褲；有著短襪而撒繡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銀腳鐲者，或蹲於炕，或倚於門，雙瞳閃閃一言不發，余顧秀琴曰：「此何為者也？」秀琴曰：「目成之友，招之始相就耳。」余試招之，果即懽容至前，袖出積柳為敬。入口大嚼，澀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紙擦唇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又至軍工廠，妝束亦相等，惟長幼皆能琵琶而已。與之言曰：「對曰『嗟』？」「嗟」者何也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，若此野妝蠻語誰為動心哉。」一友曰：「潮幫妝束如仙，可往一遊。」至其幫，排舟亦如沙面。有著名搗兒素娘者，妝束如花鼓婦。其粉頭衣皆長領，頸套項鎖，前髮齊眉，後髮垂肩，中挽一髻似丫髻，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襪，亦著蝴蝶履，長拖褲管，語音可辨；而余終嫌為吳服，興趣索然。秀琴曰：「靖海門對渡有揚幫，皆吳妝。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」一友曰：「所謂揚幫者，僅一搗兒；呼曰：『邵寡婦』，攜一媳曰大姑，條來自揚州；餘皆湖廣江西人也。」因至揚幫，對面兩排僅十餘艇。其中人物皆雲鬢霧鬢，脂粉薄施，闊袖長裙。語音了了。

所留邵翠緯者，懸懸相接。遂一友另喚酒船，大者曰「恆鱧」小者曰「沙姑艇」作東到相邀，請余擇妓。余擇一雛年者，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，而足極尖細，名喜兒。秀峯喚一妓名翠姑。餘皆各有舊交。艇放中流，開懷暢飲，至更許。余恐不能自持。堅欲回寓，而城已下鑰久矣。蓋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閉，余不知也，及終席，有爵而吃鴉片煙者，有擁妓而調笑者。伴頭令送余枕至，行將連床鋪鋪。余暗詢喜兒，「汝本艇可卧否？」對曰：「有寮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」（寮者，船頂之樓。）余曰：「姑往探之。」招小艇渡一邵船，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。寮適無客。攜兒笑迎，曰：「我知今日貴客來，故留寮以待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姑真荷葉下仙人哉！」遂有伴頭移榻相引，由艙後，梯而登，宛如斗室，旁一長榻，几案俱備。揭帘再進，即在頭艙之頂，床亦旁設，中間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滿一室，蓋對船之燈光也。余帳玩看，頗極華美。喜兒曰：「從臺可以望月。」即在梯門之上，豎開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後梢之頂也。三面皆設短榻，一輪明月，水闊天空，縱橫亂葦浮水者洵船也，閃爍如繁星列天者洵船之燈也。更有小艇披縵來往，笙歌絃索之聲摩以長湖之滂，令人情為之移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，」當在斯矣！」惜余婦芸娘不能偕遊至此。回顧喜兒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臺，息燭而歸。夫將曉，秀峯等已聞然至。余披衣起迎，皆責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「無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帳耳。」遂同歸寓。越數日，偕秀峯遊海珠寺。寺在水中，圍牆若城，四周離水五尺許，有洞，設大炮以防寇。潮長湖落，隨水浮沉，不覺地門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測者。十三洋行在幽蘭

稱之爲是。藉藉與薛堂同。對彼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廣州賣花處也。余自以爲無花不識，至
雙龍橋下，見其地，詢其名，有客游詩所未載者，或土音之不同歟。海味奇規，極極大，山門內
植梧桐，有雙有斗，餘抱。陰濃如蓋，秋冬不凋，皆以鐵梨木爲之。有菩提樹，柱極實，開其葉
似柳，後亦去皮，肉如筋，細如蠶絲，可裱小冊寫經。歸途訪喜兒於花艇，適翠善二妹俱無
在。客亦罷行。梳留再三。余所屬意，在察，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。因謂那姑曰：「
若何同往寫字，即不妨一觀。」那曰：「可。」秀拳先歸，囑從者整理酒肴。余攜翠善五
萬。往與安商，這那王德若不期而來，梳之同飲。酒將沾唇，忽聞後下人聲嘈雜，似有
不測之變。至房裏一推，索無煩，余招梳，故引人圍許耳。秀拳怒曰：「此皆三白一時高
興，不合我亦從之。」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應速思退兵之計，非開口時也。」越老曰：「我
等先下觀之。」余即喚僕速展酒肴，先脫兩鞋。再圖出城之策。聞越老說之不退，亦不上
裝。兩騎已備，余急字是激裝，令其向前開路。秀梳翠始繼之，余挽喜兒於後，一開而下
。秀拳翠始得發力，已出門去。喜兒爲撒手所掣。余急起腿，中其臂，手一鬆而喜兒脫去。
余亦乘勢脫身出。余備猶守於門，以防追搶。急問之曰：「見喜兒否？」僕曰：「翠姑
已乘船去。喜娘但見其出，未見其乘船也。」余急燃炬，見空輪猶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
門，見秀拳侍翠始而立。又問之。對曰：「或應投京，而反奔西矣。」急反身過寫十餘家
，聞聲震喚余者，照之，喜兒也。趨約之路，肩而行。秀拳亦奔至，曰：「幽蘭門有水竇
可出，已託人賄之啟鑰。翠始去矣，喜兒速往！」余曰：「君速回寫退兵。翠善交我。」

至水竇邊，果已啟鑰。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挽翠折腰鶴步，踰岸出竇。天適微雨，路滑如油。至河干沙面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識翠姑者，招呼登舟。始見喜元首如飛蓬。釵環俱無有。余曰：「被搶去耶？」喜元笑曰：「聞此皆亦金，何毋物也。妾於下樓時已除去，藏在囊中。若被搶去，累君賠償耶。」余聞言，心甚德之；令其重鑿釵環，勿告阿母，並言竊所人籍；故仍歸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并曰：「酒菜已飽，備席可也。」時察上酒客已去。邵鶴兒命翠亦陪余登寮。見兩對繡鞋泥汙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飢。單獨絮說，始悉翠籍湖南；喜亦豫產，本姓歐陽，父亡母醮，為惡叔所賣。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，心不敵必強笑，酒不勝必強飲，身不快必強陪，喉不爽必強歌；更有乖張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卽御酒翻案，大聲辱罵，假母不察，反言接待不周；又有惡客徹夜蹂躪，不堪其擾。喜元年輕初到，母猶惜之。不覺屢隨言落。喜元亦黯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懷，撫慰之。囑翠姑卧於外榻。蓋因秀拳交也。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來邀。喜或自放小艇，親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，必借秀拳，不避他客，不另放艇。每夕之歡，香銀四圍而已。翠秀合翠明紅，俗謂之跳槽，甚至一招兩妓。余則惟喜兒一人。偶獨往，或小酌於平臺，或清談於寮內，不令唱歌。不強多飲，溫存體恤，一擬怡然。鄰妓皆羨之。有空閑無客者，知余在寮，必來相訪。合幫之妓無一不識。每上其艇，呼余聲不絕。余亦左顧右盼，應接不暇，此雖標霍萬金所不能致者。余四月在彼處，共費百餘金，得嘗荔枝鮮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後鶴兒欲索五百餘金，強余納喜，余患其擾，趨園歸前。秀拳趨趨於此，因勸其購一妾，仍由原路返

吳子謂字。秀峯再往。吾父不伴借遊。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。及秀峯歸。遂及喜鬼母余不往。幾尋短見。噫！「半年一覺揚帶夢贏得花船薄倖名」矣！

余自與泉歸來。館青浦兩載。無快遊可述。未幾。芸慈相過。物議沸騰。芸以憤激致病。余與芸安設一書齋鋪於家門之側。聊佐湯藥之需。中秋後二日。有吳雲毛客僂僂看王屋爛遊余遊西山小靜室。余適脫屣無聞。囑吳先往。吳曰：「子能出城。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巷相候。」余諾之。越日。留程守齋。余獨步出閭門。至山前。過水踏橋。橋由田隴而西。見一卷南向。門帶清流。劍塚問之。應曰：「客何來？」余告之。笑曰：「此得雲也。客不見匾額乎？來鶴已過矣！」余曰：「自橋至此。未見有巷。」其答曰指曰：「客不見主牆中森森多竹者。即是也。」余乃返至牆下。小門深閉。門隙窺之。短簾曲裡。綠竹蒼蒼。寂不聞人語聲。叩之。亦無應者。一人過。曰：「牆穴有石。敲門其也。」余試連擊。果有小沙彌出應。余即循徑入。過小石橋。向西一折。始見山門。懸黑漆額粉書來鶴二字。後有長跋。不暇細觀。入門經韋陀殿。上下光潔。塵不染。知為好靜室。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。余大聲呼問。即歸室內。星爛笑曰：「何如？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。」旋見雲客出迎。曰：「候君早膳。何來之遲？」一僧繼其後。向余稽首。向知為竹逸和尚。入其室。僅小室三椽。額曰菴軒。庭中雙桂盛開。星爛憶香禪起嘆曰：「來遲哥三杯了。」席上。葷素精潔。酒則黃白俱備。余問曰：「公等遊幾處矣？」雲客曰：「昨來已晚。今晨僅到得雲河亭耳。」歡飲良久。飯畢。仍自得雲河亭共遊。入尤處。至華山

而止，各有佳處不能盡述。華山之頂有蓮花峯，以時欲暮，期以後遊。桂花之盛至此為最。就花下飲酒茗之馭，即乘山輿，徑回來。桂軒之泉，另有臨澗小閣，已盃盤羅列。竹逸寡言靜坐，而好客善飲。始則折桂擢花，繼則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罷。余曰：「今夜月色甚佳，即此輟卧，夫免有負清光何處得高瓊地。」一現月色，庶不虛此良夜也！」竹逸曰：「放鶴亭可登也。」雲谷曰：「星爛抱得琴來，未隨絕調，到彼一彈何如？」乃偕往，但見木樨香裊，一路翁林，月下長空，萬籟俱寂。星爛彈「梅花三弄」，飄飄欲仙。憶香亦興發，袖出鐵笛，嗚嗚而吹之。雲谷曰：「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誰能如吾輩之樂哉？」蓋吾蔭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，有看亭月勝會，遊船排擠，徹夜笙歌，名躡看月，實則快妓開飲而已。未幾，月落霜寒，興闕歸卧。明晨，雲谷謂衆曰：「此地有無隱巷極幽僻，若等有到過者否？」咸對曰：「無論未到，并未嘗聞也。」竹逸曰：「無隱四面皆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已坍塌。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，未嘗往焉。今猶依稀識之。如欲往遊，請為前導。」憶香曰：「枵腹去耶？」竹逸笑曰：「已備素糲矣。再令道人攜酒食相從也。」錫華，步行而往。過高義園，雲谷欲往白雲精舍。入門就坐，一僧徐步出，向雲谷拱手，曰：「遠教兩月。城中有何新聞？撫軍在轅門否？」憶香忽起，曰：「禿！」拂袖徑出。余與星爛忍笑隨之。雲谷待逸輒答數語，亦辭出。高義園即范文正公墓。白雲精舍在其旁。一軒面壁，上懸慈蔭，下簷一潭廣丈許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鱗游泳其中，名曰鉢盂泉。竹燈茶灶，位置極幽。軒後於葛絲叢中，可瞰範圍之概，惜初子俗不堪

久坐耳。是時由玉沙村過雞籠山，卽余與鴻千登處也。風物偉然，鴻千已死，不勝今昔之感！正惆悵間，忽流泉阻路不得進。有三五村童攜苗于於亂草中，探頭而笑，似數人從其言。度橫澗行且許，漸覺竹樹叢雜，四山環繞，徑滿綠苗，已無人跡。竹逸徘徊四顧，曰：「似在斯而徑不可辨，奈何？」令乃踽踽而前，於千竿徑中隱隱見亂石牆舍，徑掃蕪竹間，橫穿入覓之，始得一門，曰：「無隱禪院，某年月日高顯老人彭某重修。」衆喜，曰：「非若則武陵源矣！」山門緊閉，良久，無應者。忽旁開一門，呀然有聲，一騎衣少年出，面有菜色，足無完履，問曰：「客何爲者？」竹逸稽首曰：「慕此幽靜，特來瞻仰。」少年曰：「如此窮山，僧散無人接待，請見他遊。」言已，開門欲進。雲客急止之，許以院門放遊，必當酬謝。少年曰：「茶葉俱無，恐慢客耳，豈望酬耶？」山門一啟，卽見佛面，金光與綠陰相映，庭階石礎，苔積如繡。殿後臺級如牆，石闕繞之。循臺而西，看石形如優頭，高二丈許，細竹環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躡級而登。客堂三楹，鑿對大石。石下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脈，茶蘂交橫。堂東卽正殿。殿左西向爲僧房廚灶。殿後臨峭壁，樹幹陰深，仰不見天。星棚力疲，繞池邊小憩。余從之。將啟金小酌。忽聞憶香者在樹杪，呼曰：「三白遠來！此間有妙境。」仰而視之，不見其人，因與星棚循聲覓之。由東廂出一小門。折北，有石磴如梯兩數十級；於竹塢中瞥見一樓。由梯而上，入窗洞然。字類曰飛雲閣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遙見一水浸天；風帆隱隱，卽太湖也。倚窗

俯視，風動竹梢如翻麥浪。憶香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此妙境也。」忽又聞雲客于樓西呼曰：「憶香遠來！此地又有妙境。」因又下樓，折而西，十餘級，忽豁然開朗，平坦如臺。度其地已在殿後峭壁之上，殘碑缺碣尚存，蓋亦昔日之殿也。迴望環山，鼓閣更暢。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，則羣山齊應。乃席地而坐，窓窓榜腹。少年欲烹雉飯代茶，隨令改茶為粥。邀與同啖。詢其何以冷落至此？曰：「四無屢擲，夜多暴客。積糧時來強竊，卽植蔬粟亦半為襦子所有。此為崇寧寺下院，長樹中月送飯乾一石，鹽菜一罇而已。某為彭姓壽。暫居看守，行將歸去，不久當無人跡矣。」雲客謝以番銀一圓。返至來鶴，買舟而歸。余繪無隱園一幅，以贈竹逸，誌快遊也。

是年冬，余為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廢失散，寓廢錫山華氏。明年春將之維揚，而短於資。有故人韓春泉上洋幕府，因往訪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幕。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。及出，見知余愁苦，慨助十金。同為洋商捐施而成，極爲闊大，惜點綴各景雜亂無章，後疊石亦無起伏照應。歸途忽思虞山之勝，適有便舟附之。時當春仲，桃李爭妍，逆旅行蹤，苦無伴侶。乃懷青銅三百，信步至虞山書院，牆外仰巒，見叢樹交花，嫣紅雜綠，傍水依山，極饒幽趣。惜不得其門而入，問途以往，適遇蓬滄蒼者就之。烹碧羅春，飲之極佳。詢虞山何處最勝，一遊者曰：「從此出西關，近劍門，亦虞山最佳處也。若欲往，請爲前導。」余欣然從之。出西門，循山脚，高底約數里，漸見山岸屹然，石作橫紋。至則二山中分，兩壁四凸，高數十仞。迨而仰視，勢將傾墮。其入曰：「相傳上有洞府，多神。

景，指無徑可登。余與發，挽袖懸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達其巔。所謂洞府者。濛濛雲霧，上有石罅洞然見天。俯首下視，脛軟欲墮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其人喚曰：「此洞壯哉！避與之豪，未見有如君者。」余口渴思飲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五。陽烏將落，未得適避，拾積石十餘塊懷之歸寓。引髮塔夜航至藤，仍返錫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遊也。

嘉慶甲子春，痛遵先君之愛，行將棄家遠適。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八月，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勒收花息。沙線崇明。出潮河口，航海百餘里。新漲初開，尚無街市。茫茫蒨蒨，絕少人煙。僅有同業丁氏倉房數十椽，四面掘濬河，築隄栽柳達於外。丁字實初，家於崇，為一沙之首戶，司會計者姓王，俱豪爽好客，不拘禮節；與余乍見即同故交。穿豬為餽，傾囊為飲。令則短戰，不知詩文；歌則號呶，不講音律，酒酣，揮工人，舞拳相撲為戲。善牯牛百餘頭，皆露宿厩上。驅鷄為號，以防海賊。日則驅鷹犬獵於蘆葦沙渚間，以獲所多飛禽，余亦從之驅逐，倦則卧。引至園田咸濕處，每一字號圍築高隄，以防潮汛，堤中並有水竇，用開散開，旱則長潮時啟開灌之，潦則落潮時開閘洩之。佃人皆散處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耕業戶曰：「產至，」唯唯聽命，樸誠可愛。而漁之非義，則野橫過於狼虎，幸一言公平，爽然拜服。風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卧床外驕即起洪濤，枕畔湖聲如鳴金鼓。一夜，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榜檣，浮於海中，又見紅光燭天，勢同失火。實初曰：「此處起現禪燈神火，不久又將派出沙田矣。」揖山與致齋蒙，至此益放。余更尋無忌憚，岸背狂歌，沙頭醉舞，隨其與之所至，真平生無拘之快遊也。事竣，十月始歸。

香藤虎邱之勝，余取後山之千潭雪一處，次則劍池而已，餘皆半謄人工，且為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橋，不過留名雅耳。其治坊演余戲改爲野芳濱，更不過脂粉粉隊。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，碑曰雲林手筆，且在質玲瓏，中多古木；然以大勢視之，竟同亂堆煤渣，積以苔蘚，穿以蟻穴，全無山林氣勢。以余管窺所及，不知其妙。靈巖山爲吳王館娃宮故址，上有西施洞響屨廊，香徑諸勝，而其勢散漫，曠無收束，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。鄧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泉對錦峯。丹崖翠閣，望如圖畫。居人種梅爲業，花開數十里，一望如積雪，故名香雪海。山之左有古柏四樹，名之曰「清奇古怪」。清者一株挺直，茂如翠蓋；奇者卧地三曲，形同之字；古者秃頂扁闊，半朽如掌，怪者體似旋螺，枝幹皆然；相傳漢以前物也。己丑孟春，揖山尊人尊齋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姪四人往牯山家祠春祭，肅掃祖墓，招全同往。順道先至靈巖山，出虎山橋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遊。牯山祠字印藏於香雪海中。時花正盛，咳吐俱香。余曾爲介石畫牯山風木圖十二冊。

是年九月，余從石琢堂嚴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。溯長江而上，舟抵皖城。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。墓側有堂三楹，名曰大觀亭。西臨南湖，背倚潛山。亭在山脊，眺遠頗暢。旁有深廊，北牕洞開。時值霜葉初紅，爛如桃李。同遊者爲蔣壽朋蔡子琴。南城外又有王氏園。其地長於東西，短於南北，蓋北緊背城，南則臨湖故也。既限於地，頗難位置。而觀其結構，作重臺疊館之法。重臺者，屋上作月臺爲庭院，疊石栽於花上，使遊

人不知脚下有屋；蓋上疊石者則下實，上庭院者即下虛，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。疊館者，樓上作軒，軒上再作平臺，上下疊折重疊四層，且有小池水不瀉洩，竟莫測其何處何實。其立時全用磚石為之，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。辛面對南湖，自無所阻，騎懷遊覽勝於平國，真人工之奇絕者也。

武昌黃鶴樓在黃鶴磯上，後拖黃鶴山，俗呼鶴山。樓有三層，畫檣飛檐，倚城崕峙，西臨漢江，與漢陽晴川閣相對。余與琢堂冒雪登焉。仰視長空，瓊花風舞，遙指銀山玉樹，恍如身在瑤臺。江中往來小艇，縱橫撒播，如浪捲殘葉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間題款甚多，不能記憶，但記楹對有云：「何時黃鶴重來，且共倒金樽，澆洲渚千年荻艸；但見白雲飛去，免誰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花。」黃州赤壁在麻城漢川門外，屹立江濱，截然如壁，石皆絳色故名焉，水經謂之赤鼻山。東據遊此作二賦，指為吳魏交兵處，則非也。壁下已成陸地。上有二賦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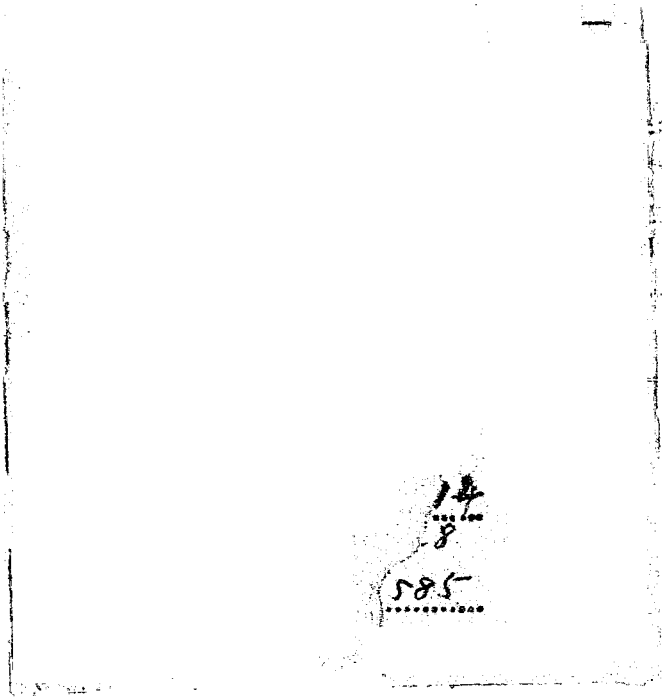
是年仲冬抵荊州。琢堂得陞渣關觀察之信，留余徃荊州。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為恨。時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屬，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於荊州。居劉氏廢園，余記其廡額曰崇藤紅樹山房。庭階區以石欄，壑方池一畝。池中建一亭，有石橋通焉。亭後築土疊石，雜樹叢生。餘多曠地，樓閣俱傾頽矣。客中無事，或吟或嘯，或出遊，或聚談。歲暮雖資斧不繼，而上下喧嘩，典衣沽酒，且置鐸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。嘗則四兩燒刀，亦必大施餽。遇同鄉祭姓者。蔡子琴與俄宗系，乃其族子也。倩其導遊名勝，至府學前

之曲江樓。昔張九齡爲長史時，賦詩其上。朱子亦有詩，曰：「祠忌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樓。」城上又有雄楚樓，五代時高武所建，規模雄峻，極目可數百里。遠城傍水盞榭垂楊，小舟蕩槳往來，頗有畫意。荊州府學卽關壯終神府，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，皆傳卽赤兔馬食槽也。訪翠舍宅於城西小湖上，不過；又訪宋王故宅於城北。昔取信還候景之亂，而遁歸江陵，居宋王故宅，繼改爲酒家；今則不可復識矣。是年六除，雪後極寒。獻歲發春，無賀年之擾。日惟燃紙炮，放紙鳶，祭紙燈以爲樂。晚而風傳花信，雨濯春塵。每堂儲經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。教夫乃重整行裝，合轡而走。由樊城登陸，直赴潼關。

由河南閩鄉縣西出函谷關，有一紫氣良來一四字，卽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。兩山夾道，僅容二馬並行。約十里卽潼關，左背峭壁，右臨黃河。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，重巒疊嶂極其雄峻，而車馬寂然人煙亦稀。昌黎詩曰：「日照潼關四扇開，一殆亦言其冷落耶？城中觀察之下，僅一羽駕。道旁緊靠北城，後有圍園，橫長約三畝；東西鑿兩池，水從西南牆外而入，東流至兩池間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，至大廚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東，入東池，一向北折西，由石鑄口中噴入西池，遠至西北設開洩瀉，由城躡轉北，穿窟而出，道下黃河。日夜環流，殊清入耳。竹樹陰濃，仰不見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繞左右。東有西南書室三間，庭有葡萄架下設方石，可弈可飲。以外皆葡萄畦，西有西東軒屋三間，坐其中可聽流水聲，軒南有小門可通西空。軒北窗下另鑿小池。池之北有小廟，祀花神。園正中築三層臺一座，緊靠北城，高與城齊，俯視城外卽黃河也。河之北，山如屏列，已屬山西界。

，真洋洋大觀也。余居園南，屋如舟式，庭有土山，上有小亭，盃之可覽園中之概。綠陰四合，夏無暑氣。琢堂爲余題其齋曰不繫之舟。此余慕遊以來，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間，藝菊數十種，惜未就含蕊，而琢堂調山左原初矣。眷屬移寓澄川書院，余亦隨往院中居之。琢堂先赴任。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，輒出遊。乘騎至華陰廟。過華封里，卽堯時三祝處。廟內多秦槐檉柏，七皆三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碑甚多。尚有陳希夷書福壽字，葦山之脚，有玉泉院，卽希夷先生化形骨蜕處。有石如洞斗室，先生卧像於石床，其地水淨沙明，草多絳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繞之。洞外有一方亭，額曰無憂亭。旁有古樹三株，紋如裂炭，葉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。土人卽呼曰：「無憂樹。」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，惜未能裹糧往登焉。歸途見林柿正黃，就馬上摘食之，土人呼止，弗聽，嚼之，澀甚，急吐去。下騎覓泉漱口，始能言。土人大笑。蓋柿須摘下，漬一涼始去其澀，余不知也。十月初，琢堂自山泉車人來接眷屬，遂出潼關，由河南入魯。

山東濟南城內，西有大明湖。其中有歷下亭水香亭諸勝。夏月柳陰濃處，蒿菖香來，載酒泛舟，極有幽趣。余冬日往視，但見衰柳寒煙，一水茫茫而已。駒突泉爲濟南七十二泉之冠。泉分三眼，從地底怒湧突起，勢如騰沸。凡泉皆從上而下，此獨從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樓供呂祖像，遊者多於此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余就館萊陽。至丁卯秋，琢堂尋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謂登州海市，竟無從一見。



14

11/11

8

585

.....

中學補充讀物
浮生六記

著者 沈復

出版者 力羣出版社

發行人 徐鶴年

印刷者 力羣出版社

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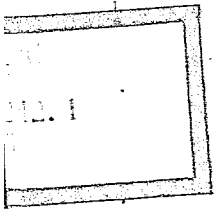
612

82

4128

Y

江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 贛圖字第〇三四五號



60